

# 人的一生成能交多少朋友？

友誼是人生中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之一。許多人都認為，人的一生成能交的朋友越多越好。但是最近科學研究表明，人類的好友圈子不是想有多大就有多大，因為人的交友能力是有極限的。

## 著名的鄧巴定律

羅賓？鄧巴是牛津大學研究認知與進化的人類學家。1992年，他根據自己對靈長類的研究結果提出了著名的“社會腦假說”。假說認為，與其他動物相比，靈長類似乎選擇了一條特異獨行的演化策略：默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種群中彼此協助。而在這種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靈長類個體需要與種群內的每個其他個體建立起某種長期的“社交關係”。而負責處理複雜與抽象思維的新大腦皮質在整個大腦中所佔的比例越大，個體能處理的“穩定人際關係”就越多，於是平均種群就越大。鄧巴一共收集了38種靈長類的數據，狒狒的平均種群大小不過50上下，這意味着狒狒的新大腦皮質足以讓它維持50個互動頻繁的“猴脈”。

而人類的種群大小則是多少呢？鄧巴估算的結果是148。這就是著名的“鄧巴數”：1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農山村平均人數——約150。108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統計出的英格蘭村落平均居民數——約150。鄧巴先前的研究顯示，人的大腦新皮質大小



友之間聯繫的越活躍、越親密，這個群體的人數越少，越穩定。

## 人類“重色輕友”的原因

鄧巴發現，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150人始終是最常見的群體規模。不管是“好友”上千的社交網站用戶，還是只有零星“好友”的人，他們在實際生活中的密友數量並無明顯差別。研究顯示，男性平均有4至5名密友，女性則平均有5至6名密友。鄧巴給“密友”的定義是每周至少碰面一次，需要幫助時可以提供建議和情感上的支持。

調查結果顯示，如果你有了另一半，那麼一個家庭成員或是一個好朋友就會被迫離開了你的社交圈子。

鄧巴教授認為，之所以少了一個密友是因為戀愛佔據了很多時間。他說：“我想可能是有了另一半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戀人身上，沒有機會與原先的密友聯繫，因此有些人就脫離了密友圈。”

英國《獨立報》曾援引鄧巴在英國科學節上的發言報道：“當一個人展開一段戀情，其核心朋友圈會從平均5人減至4人(其中包括戀人)。當腦中銘記着那個新進入你生活的人(戀人)時，意味着你必須放棄兩名密友。我們剛發現這一點，它有點讓人吃驚。”

作者：礎德

# 她隨身攜帶桃花源

她生在一個富貴之家。父親水鈞韶曾是外交官，當年乘車去聖彼得堡上任時，帶了四五十節車廂的隨從和四十個廚子。十個兄弟姐妹中，水世芳排行第八。她家家教極嚴，和父親也難得一見，偶然傳見，父女間的對話僅僅限于：“一切都好吧？”“都好。”

她念的是知名女中，大學畢業，進入設在重慶的荷蘭駐華大使館工作後，認識了擔任館秘書的高羅佩。他們一見鍾情，迅速開始戀愛，臨到高羅佩提起婚嫁大事，她提出，要高羅佩同時娶她的妹妹作二房。對高羅佩來說，這可意味着重婚罪，他愁眉不展，向他在重慶結識的朋友蒲樂道——另一個把自己當作中國人的老外求救。聽到前因後果，蒲樂道哈哈大笑：“你的愛人必定是個心地溫和的少女。她很愛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開。只要你答應她一生讓妹妹跟你們同住，那不是很好嗎？”

高羅佩欣然聽從，一個月後，高羅佩和水世芳在重慶結婚。婚後的生活並非康莊大道。外交官三年一調，她隨着高羅佩，美國、日本、印度、黎巴嫩、馬來亞(今馬來西來)，一路奔波下去。最難是印度，氣候難挨，周圍沒有一



個中國人；在黎巴嫩時，正逢戰亂，四下里流彈穿梭，她帶着三歲的孩子在山頂上避難；在海牙，前後就搬過十次家。二戰結束後，高羅佩開始寫《狄仁杰斷案傳奇》，聲名日隆，連業餘時間也全遭佔用。富貴之家的訓練，在這種時候顯示出了它的不凡之處，失范的生活中，水世芳仍舊保持她的風範，她像一塊飛地，隨身攜帶桃花源，始終鎮定，優雅，迅速適應新環境，並在晚宴上談笑風生。

由此，人們理解了《狄仁杰斷案傳奇》中的那些奇女子，不論大家閨秀、小家碧玉或者風塵女子，總是很有教養，卻又情感豐沛。

她最懷念的是在重慶的生活，結“天風琴社”，和徐悲鴻、于右任、馮玉祥來往，那是她最好的時光。

也有人鼓勵她寫回憶錄，她只說：“過去的嘛，算了。”

作者：韓松落

# 四指的距離

阿克巴是莫臥兒帝國的第三代皇帝，是印度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宗教改革家。阿克巴聰明好學，長于思辨，堪稱一代儒雅帝王。首輔大臣伯也是才華橫溢、博古通今。君臣二人常常酬和答唱，于談笑縱論盡顯智者風範。

一日朝畢，皇帝阿克巴突然給群臣出了一道智力測試題：誰能用最多兩個字來告訴他真理和謬誤的區別。群臣聽罷，紛紛交頭接耳，竊竊議論。阿克巴見無人出來應對，便對伯博說：“伯博，你怎么也沉默不語？這倒是很少有的事呀。”伯博並不謙讓：“陛下，我之所以沉默不語，是想給同人一個說話的機會。”“別人都沒有答案，”阿克巴說，“你就快說吧。你來告訴我們，真理與謬誤的區別是什麼，別超過兩個字。”

伯博伸出四根手指頭，悠然說道：“四指。”

“四指？”阿克巴和其他大臣一樣，露出疑惑的表情。“是的，陛下。這‘四指’就是真理和謬誤之間的區別。”眾大臣紛紛搖頭，表示不解。阿克巴說道：“伯博，你來給大家細說說，這‘四指’到底是什麼意思？”伯博說道：“回稟陛下，常言道，眼見為實，只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才可算真；耳聽為虛，耳聽聽來的東西多半是假的，常常是無稽之談。”

阿克巴鼓掌贊嘆：“不錯，人人都漲了一雙眼睛，就是要明辨是非，甄別真偽。可是，這與你說的‘四指’有什麼關係呢？”

伯博笑道：“陛下，這‘四指’正是眼睛到耳朵的距離。”

用眼睛還是用耳朵，代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方法：“四指”距離雖短，卻是庸人與智者的分野。

文：鄭衍文

# 別人是別人

有很多種痛苦，是人自己找來的，喜歡和別人作比較，就是一種自己找來的痛苦。自己是自己，別人是別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把自己和別人來作比較呢？本來是全然沒有關係的兩個個體，一比較，事情就多了起來，種種困擾痛苦，也就應運而生。

在比較的過程中，很多人，都會發現，別人比自己生活得開心、快樂；也會發現，別人的事業順利、愛情稱心，而自己彷彿什麼也沒有。

在比較的過程中，在發現別人比自己強的情形下，憤懣之心，油然而生；為什麼？自己好像在任何地方，條件都不如別人，這又是為什麼？是命運差，還是一時的時運未濟？將來會怎樣，會一直比人差，還是有朝一日，可以飛黃騰達，揚眉吐氣？

在和別人相比較的過程中，很難發現別人比自己差，原因很簡單：

1. 人很少把表面上看得到比自己差的人作比較對象。
2. 表面上看起來比自己好的人，他的差處，他人是看不到的。

別人怎樣是別人的事，要自尋煩惱，只管經常找人比較。(倪匡)

日本的奈良有一座公園，里面有一處不起眼的景點，叫公主墳。它是藤原公主出嫁前，按皇后的要求修築的。

兩百多年來，一直傳說公主墳里埋着三樣東西，由於史書沒有明確的記載，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2003年9月27日是世界旅遊日，奈良市為了提高該景點的知名度，推出“你猜我猜”的活動。誰能用令人信服的推斷，得出公主墳里埋藏着的三樣東西，即可獲得1000萬日元的獎金。

競猜活動推出之後，主辦者收到上萬封來信，各種推斷應有盡有。有人認為里面埋藏着藤原公主的三樣皇家用品——公主印、免死牌及一件有皇室標記的和服，因為公主出嫁之後，按日本皇室的規矩，就不再具有皇室身份。有人認為里面過去埋着藤原公主的古琴、團扇和粉盒，因為在出嫁之前，她曾潛心學過藝妓技能。還有人認為里面埋藏着藤原公主的三見愛情信物，因為年輕的時候，藤原身邊還有三個追求者，一位是丹麥歌手，曾經送給她一枚長笛；一位是英國的外交官，曾經送給她一只金鐘；還有一位是身份不太明確，曾送她一把佩劍。另外還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推斷，認為里面埋藏着藤原公主的三位Y環，她們在公主出嫁給江戶一官宦人家的時候，用死來滅自己的口，為此讓公主對自己過去的浪漫往事放心。

雖然所有的推斷都有着充分的依據，但獲得獎金的卻是一位署名為“母親”的人，因為她的答案得到大家

# 愛情的墳墓

的一致認可。她說，墳墓里埋着三件對愛情非常有用但對婚姻卻非常有害的東西，但如果挖掘尋找，又發現什麼都沒有。

這位母親是這樣分析的：藤原公主是一位多情浪漫的女子，她從公主變成一位百姓的妻子，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皇后心里最為明白。因此為了女兒日後的幸福，皇后讓公主在墳墓里埋葬了以下三樣東西：自己家庭的優越感，做公主時的放蕩不羈，熱戀時的浪漫情懷。

2004年9月27日，通過科學勘測，公主墳里果然什麼都沒有。然而，自此之後，公主墳這一景點卻成了一些年輕人婚前必拜之處。

前不久，公主墳前又增加了一只大木樁，上面刻着這麼幾行字：其實在愛情的墳墓里，從來都沒有埋葬過愛情，里面埋着的都是些不切實際的東西。(裴重生)



# 舉世無雙的珍品

作者：(俄)威塞爾

只看了一眼支票上的簽名就把它遞給一個女營業員。簽名是“卡爾·舒爾曼”。

十分鐘之後本德爾就放心來了！支票完全正常。他暗自心里笑了——像這樣的生意可不是每天都有啊。這顆鑽石確實價值千金，而且做工也極其考究。然而遺憾的是這顆鑽石有一點小小的瑕疵，就是因為這一點點美中不足，使寶石的身價一落千丈。好在這點瑕疵外行人是看不出來的，只有寶石專家才能發現。因此本德爾仍將它按正品出售。而且沒有影響

他在此價格上再加上四萬馬克。他知道，珠寶不遇窮人。幾個星期後的一天，珠寶店里又走進了那個叫卡爾·舒爾曼的人。本德爾一眼就認出了他，頓時他的心跳加快了：難道他發現了……卡爾·舒爾曼從口袋里掏出一張名片遞給了本德爾：“這是我們的新地址。今天我來是為了一件事。自從我妻子從您這兒買了那顆鑽石以後，整天話不離鑽石。這倒使我犯難了，怕是再也找不到能夠使她更高興的禮物了。我想如果能再送她一顆一模一樣的鑽石，她肯定會非常高興的。不過這次要是鑲嵌在手鐲上就更好了。價錢我不在乎。”



“這恐怕是不可能的，”本德爾嘆了口氣說，“世界上是不會有兩顆完全相同的鑽石的。”

“那就太遺憾了。”舒爾曼悵然若失，“唉，你們

同行之間有沒有往來，能不能跟他們聯繫聯繫？”

“有，有，先生，我們都有聯繫的。”本德爾先生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那太好瞭，如果您找到了請跟我電話聯繫。”本德爾派人四處查訪，又分別給一百多家珠寶行去信聯繫。如今幾個月過去了，仍一無所獲。正在這時，被派出去的人當中有個人從遠東打來了電話，說他在緬甸的仰光發現了一顆與所需鑽石質量相仿的鑽石。本德爾先生對着話筒發了話：“只要能弄到手，不管多少錢！”當本德爾以三十五萬馬克將這顆鑽石弄到手之後，簡直欣喜若狂，可是他總覺得與賣給舒爾曼的那顆有點相像，於是他又請來了原來那位珠寶鑑定專家。

這位專家一看見寶石就禁不住叫了起來：“噢！您這顆鑽石不是已經賣掉了嗎！”

“您搞錯了！您講的那顆早就賣掉了，這是另外一顆。不過這一顆也已經有人買了！”專家仔細地看了看寶石後說：“確切的鑒定結果過兩天才能出來。不過我記得那顆鑽石也是在這個部位有一點瑕疵——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肯定是同一顆鑽石！”

本德爾先生的臉刷的一下全白了，他慌了神，但還是跑到電話機旁撥了舒爾曼的電話號碼。話筒里傳來了一位女性的聲音：“這是豪華大酒店……非常遺憾，舒爾曼先生和他的妻子兩天前就走了，他們沒有留下地址。”